

西夏文《華嚴經》中的「孝」： 基於梵、藏、漢、西夏文本對勘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人員
吳國聖

摘 要

本論文以西夏文《華嚴經》中對應漢文本《華嚴經》「孝」字的西夏文字、句與段落作為研究對象，討論西夏譯本《華嚴經》的翻譯與底本問題，並且對照藏譯本《སངས་རྒྱལ་པལ་ཤི་ཆེ་ཞེས་བྱ་བ་ཤིན་ཏུ་རྒྱལ་པ་ཆེན་པོའི་མདོ།》以及梵文本〈Gaṇḍavyūhasūtram〉，發現孝的概念在不同譯本之間有所出入，可以用以觀察華嚴經翻譯在不同譯者翻譯時的側重點，並且提出《華嚴經》譯本中語詞選用的一些值得討論的現象。

關鍵詞：華嚴經、西夏文佛典、孝道、胡語文獻、歷史語言文獻學。

一、研究緣起

歷代論議之人，常指稱佛法「缺乏孝道」，為之詬病。最典型的例子當屬韓愈著名的〈諫迎佛骨表〉，文中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云云，由於韓愈在歷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語引起不少討論，歷代爭議不斷。¹

如欲討論「孝」，需先釐清「孝」的定義。《漢語大詞典》中對「孝」提出了八種定義：

- 1 祭，祭祀。
- 2 孝順，善事父母。
- 3 謂孝道。
- 4 對尊親敬老等善德的通稱。
- 5 指居喪。
- 6 指居喪之人。
- 7 指孝服、喪服。
- 8 效法。²

其中表示「祭祀」的文獻出現最早，已見於《史記》、《論語》。而《左傳》和漢代作品中，已經出現「孝」作為「善事父母」的義項。《孝經》與《漢書》中也有以「孝」統稱「尊親敬老等善德」的用法，這三種意義大致涵蓋了上述八種定義的前四項。同樣在漢代，「孝」也已經開始作為「居喪」之用。因此無論與祭祀或喪禮有關，或是照顧父母親長，事死事生，都可能是「孝」的早期意義及其引伸。當然「孝」於古今文獻之主要意義，還是就「善待父母」而言，因此本文主要討論上列定義中的第2與第3，必要時也略為旁及其他意義。

持平而論，不同的人類文明，多半會形成某種形式上具有照顧父母責任或義務的「孝道」，只是稱呼或形式、指涉範圍不一定相同。不能因為「孝」的名義不同，或是作法不同，而指責對方不遵守我方所認同的「孝道」。其實，佛教藏經之中，特意標舉孝道，呼籲應敬愛父母，或以行孝、追薦先靈為主題的經文不乏其數。³從早期佛陀教法中，也可以見到不少與「尊親、敬祖」相關的概

¹ 甚至有韓愈因此罪業，無法脫離餓鬼道之說。見淨空法師講述、華藏講記組整理，《淨空法師說故事(二)》。(臺北：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不著年代)，頁115-117。

²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5264。

³ 古代漢語的「孝」概念，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與定義，不只是親侍父母、尊敬並照顧父母(養生)而已，連愛惜自己身體(父母所賜)，以及為父母送終(送死)之禮，都包含在「孝」以及相關用語的指涉之中。例如「行孝」、「孝順」是事生，「戴孝」、「守孝」、「服孝」是事死。可以說「孝」的觀念相當多元且複雜，「孝男」、「孝女」可以指「孝順的兒女」，也可以說是「守孝/居喪中的兒女」。總而言之，「孝」一般咸認是一種美好的德行，如「忠孝」、「節孝」等。在討論漢文佛經中的「孝」也很難脫離這樣的定義範圍，一般討論時，多半將善事父母與追薦先人，都統括在「孝」的概念中。

念與記載。⁴經典所載的這些行為，與漢語語境中的「孝」之間的關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課題。

若欲研究佛法中的「孝」，一般多會提及特別凸顯「孝道」概念的幾部經典，例如《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⁵以及有「佛門孝經」美譽的《地藏菩薩本願經》等經作為研究對象。筆者以為，若以這些經典作為佛法中「孝」的代表，有可商榷處。這兩部經的來歷相對不明，且歷代皆有疑偽之爭。保守地說，撰寫時間可能較晚。⁶用以討論佛經中的概念形成，不易看到早期現象。若欲討論佛法中的孝道，仍以較無爭議的經典為佳。⁷且漢文佛經中的「孝」，不僅與父母有關，還有「慈孝於師」、「慈孝於經法」、「慈孝於佛」、「孝順師傅」(སྒྲ་མ་ལ་སྲིད་ལྷ་ཆེན)等用法。⁸這些「孝」，都不只是對「善敬父母」而言。漢語佛經名相，常在現存的梵本中找不到能對應的部分。一方面可能現存梵本與該漢譯本的底本有出入，也有可能是漢譯中的字詞選擇，抑或漢語史上出現的詞義擴充、泛化讓譯者翻譯時選擇了該字，經文根據的底本其實未必接近漢語經文之義。無論如何，漢文佛經中的這些詞例讓佛典中「孝」字之問題更為複雜，不易討論。

前人研究中，對於佛典中與「孝」相關的語詞與概念之源流很少涉及。筆者為使研究更為聚焦，且使議題單純化，將研究對象設定為(1)傳承較可信有序，例如已收錄於早期經錄的佛經、(2)漢語經文中行「孝」的對象要是對父母，而非佛、師長等。

符合以上兩個原則的經典中，以《華嚴經》最為重要且合適，因其譯撰年代清晰、法教豐富、早為行者崇奉，且經中出現多次「孝」字，從漢譯文來看，全為孝養父母之議題。加上現存有多種漢語譯本，可供比較研究。⁹

⁴ Xing, Guan, "Filial Piety in Early Buddhism"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12 (2005), pp. 82-106. 認為佛法無孝道者，恐怕並非完全對佛法一無所知，相關的言論可能只是某種論辯時的策略，或係刻板印象而產生的誤解而已。

⁵ 以及類似經名者多部。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三筆有其評論：「有偽造二經者，題以父母恩重等言，中不盡同，而假託古譯師名。吾友二人各刻其一。二友者，忠孝純正士也，見其勸孝，而不察其偽也。或曰：「取其足以勸孝而已，似不必辨其真偽。」予曰：「子但知一利，而不知二害。一利者，誠如子言，勸人行孝，非美事乎？故云一利。二害者何？一者素不信佛人見之，則彌增其謗：「佛言如是鄙俚，他經可知矣！」遂等視大藏甚深無上法寶。重彼愆尤，一害也。二者素信佛人，徒具信心，未曾博覽內典，見此鄙俚之談，亦復起疑，因謂謗佛者未必皆非。動彼惑障，二害也。害多而利少故也。況勸孝自有大方便報恩經，及孟蘭盆經，種種真實佛說者流通世間，奚取於偽造者？」見釋洙宏，《雲棲法彙 竹窗三筆》(南京：金陵刻經處，1897-1899)，葉57a-b。

⁶ 真鍋廣濟，《地藏菩薩の研究》，京都：三密堂書店，1987，頁84-85。羽溪了諦，〈大集經と佉羅帝との關係〉，《宗教研究》，新11：5（1934），頁11-12。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

⁷ 疑偽經的爭議除了是學術討論的焦點外，也可作為修行時的參考。

⁸ 前三個例句都出自〈道行般若經〉。

⁹ 現存《華嚴經》三譯，都在韓愈上〈諫迎佛骨表〉之前告成，且內容都有「應孝養父母」之語，

夏佛教古文獻目錄》，與 1963 年目錄一樣收有《𑖀𑖂𑖄𑖆𑖈𑖊𑖌𑖎𑖐𑖑 (大方廣佛華嚴經)》，但較之著錄了更多的文獻號。¹²俄藏本圖錄見於《俄藏黑水城文獻》22-23 兩冊之中，目前已出版的圖版尚未全面收錄俄藏《華嚴經》的各種不同版本。¹³

中國藏本的最大宗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泥活字與木活字本，其圖版見《中國藏西夏文獻》6-12 冊。¹⁴日本藏本主要位於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均已為西田龍雄研究且出版有著名的《西夏文華嚴經》三冊，¹⁵圖版後又收於《日本藏西夏文文獻》。¹⁶

英國藏本亦出土自黑水城，見於《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¹⁷美國藏本藏於普林斯頓大學 East Asian Library，僅有卷七十七，係一木活字本（另有一同卷殘片），參見荒川慎太郎研究。¹⁸

以上寫本、活字本，數量龐大，特別是俄藏部分因為尚未全部公開，單靠目錄未能盡知內容完整與否，難以按照目錄進行分析統計。¹⁹若依照目前已知的資訊來看，各種版本的西夏文《華嚴經》大多數刊本、寫本均分為八十卷，²⁰可以合理地假設其翻譯底本，應該就是實叉難陀所翻譯的《八十華嚴》（大正藏 279 號）。前人研究中，如前述 1999 年目錄、《Tangut Tripitaka》、荒川 2011 以及高

¹² Кычанов, Е. И.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Т. Нисида. Изд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С. Аракава.,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同樣收有《𑖀𑖂𑖄𑖆𑖈𑖊𑖌𑖎𑖐𑖑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亦尚未有圖版公刊。

¹³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22-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14）。

¹⁴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編，《中國藏西夏文獻》6-12。（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其他還有一些零星的寫本或殘本曾經發表，如陳炳應，〈金書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物》，5（1989），頁92-93。

¹⁵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3。（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1977）。

¹⁶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日本藏西夏文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11）。許生根，〈日本藏西夏文刊本《大方廣佛華嚴經》考略〉，《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4期（2009），頁102-104。

¹⁷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孫飛鵬、林玉萍，〈英藏西夏文《華嚴經》（八十卷本）殘片整理及校勘研究〉，《西夏學》，2016：1（2016），頁60-88。

¹⁸ 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華嚴經卷七十七訳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81（2011），頁147-305。

¹⁹ 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華嚴經卷七十七訳注〉文中（頁151-152）有對各國卷數分布進行簡略的表列，可供初步參考。

²⁰ 有少部分寫本分為四十卷，疑與四十華嚴有關，此處不論。其餘絕大多數皆屬八十卷本。

橋まり代《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研究》等²¹刊布、研究西夏文華嚴經的著作也多半認定底本或用以對照的漢文本係《八十華嚴》，已成學界無疑義的共識。最重要的證據是，這些西夏文《華嚴經》的卷首，每有「𑖇𑖉𑖊𑖋𑖌𑖍𑖎𑖏𑖐𑖑」之語，即譯者之名：

𑖇	𑖉	𑖊	𑖋 ²²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
thow ¹	giuu ¹	thjjj ¹	rejr ²	·u ²	śji ¹	tśhia ¹	na ¹	thow ¹	lhej ²
唐	于	闡	三	藏	實	叉	難	陀	譯

顯與《八十華嚴》之漢譯者相同。因此，本文也將以《八十華嚴》漢文本為準，與分為八十卷的西夏《華嚴經》經文相互參照。

三、漢文《華嚴經》中的「孝」與西夏譯本的對應

漢文《八十華嚴》共計八十卷，三十九品。全文中出現「孝」字者凡六次，分布於兩品（淨行品、入法界品）、六卷（卷十四、六八、七二、七三、七七、七九）之中。²³西夏文《華嚴經》以俄藏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兩大西夏度藏最為完整，不過中國國圖藏木刻活字印本僅涵蓋《八十華嚴》中的五十三卷，且並非均為全本。而俄藏部分幾乎都是寫本，部分卷數同樣有殘缺不全的問題。例如卷十四中與漢文《八十華嚴》「孝」字相對應的部分，在目前可見的西夏文譯本中對應的「孝」字均付之闕如，本文無法比較討論。²⁴幸而其他五卷的西夏譯本相應處仍然存世，可供研究。以下就以中國國圖藏西夏文本刻本為主，輔以俄藏寫本。卷七七則以普林斯頓大學藏本為討論對象，逐一分述漢文與西夏文《八十華嚴》卷六八、七二、七三、七七、七九之中的「孝」。

²¹高橋まり代，《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10）。

²²此字荒川慎太郎誤錄為「𑖋」[śji¹]字，荒川擬音為[¹shyin]，見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華嚴經卷七十七訳注〉，頁153。「𑖋」[śji¹]與「𑖋」[rejr²]僅左下構字部件稍有不同，一為「𑖋」(U+1888B)，一為「𑖋」(U+1888C)，字形非常相似，但兩者意義不同，「𑖋」[śji¹]似為地名音譯字，而「𑖋」[rejr²]意為數詞的「三」。此處「𑖋𑖌」[lhejr²·u²]（三藏）為意譯。

²³於六十華嚴的相應段落，則位於卷六、卷五一、卷五四、卷五五、卷五八、卷六十。

²⁴《俄藏黑水城文獻》22、23均收有華嚴經卷十四，但均為殘本，對應漢譯本「孝」字處已不存，現已公刊者都沒有相應段落留存。

(一) 入法界品 卷六十八

漢文《八十華嚴》在此卷有言：

我人衆生，蘊界處法。迷惑因果，不識善惡，殺害衆生，乃至邪見，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²⁵

當中的關鍵語句是「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與之相對應的西夏經文是：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²⁶

𣪗	𣪗	𣪗	𣪗	𣪗				
wja ¹	mja ¹	·jjj ¹	mji ¹	wə ¹				
父	母	Acc.	不	孝				
不孝父母								
𣪗	𣪗	𣪗	𣪗	𣪗	𣪗	𣪗	𣪗	𣪗
šia ¹	mē ¹	nioow ¹	pho ¹	lo ¹	mē ¹	·jjj ¹	mji ¹	dzjwɨ ¹
沙	門	及	婆	羅	門	Acc.	不	敬
不敬沙門及婆羅門								

這段引文在木刻本以及寫本中大致相同，唯寫本中的「𣪗」字左側部件字形模糊，看似不像「𣪗」。²⁷西夏文本與漢文本兩者語意基本相同，可以看得出西夏文譯本緊貼著漢文翻譯的現象，但詞序則依照西夏文動詞後置的基本次序排列。

(二) 入法界品 卷七十二

漢文《八十華嚴》：

善男子，譬如有人仁慈孝友，遭逢世難，父母、妻息、兄弟、姊妹，竝皆散失。²⁸

相對應的西夏文在木刻本和寫本中有所不同，木刻本為「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𣪗」²⁹ 將其逐字解讀如下：

²⁵ T10, no. 0279, p. 370.

²⁶ 《中國藏西夏文獻》11, 82。《俄藏黑水城文獻》22, 291(22-16)。

²⁷ 俄藏黑水城圖錄，越到後期圖版越印越小。特別是西夏語佛典的部份，已經到了用放大鏡都無法看清楚的程度，造成研究上很大的障礙。

²⁸ T10, no. 0279, p. 394.

²⁹ 《中國藏西夏文獻》11, 407。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neew ²	goor ¹	gji ²	dzjo ¹	sju ²	dzjwo ²	dju ¹
善	男	子	譬、比	如	人	有、存在

善男子，譬如有人

𪛞	𪛟	𪛠	𪛡	𪛢	𪛣	𪛤	𪛥
džjwu ¹	njiij ¹	wəə ¹	wji ¹	rjur ¹	ŋjir ¹	rjir ²	ber ²
仁	心	柔；和	親厚	世	危難	與	值遇

仁心和厚，值遇世難。

𪛦	𪛧	𪛨	𪛩	𪛪	𪛫	𪛬	𪛭
wja ¹	mja ¹	gji ²	bjij ²	ljo ²	tjo ²	mjjj ¹	kiej ¹
父	母	子	妻	兄	弟	女	妹

父母妻子。兄弟姊妹。

𪛮	𪛯	𪛰	𪛱
to ²	zji ²	dzjow ¹	ka ²
盡	皆	分	離

盡皆分離。

寫本則為「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以下只列出與木刻本錄文相異的一句，以供對照：³⁰

𪛟	𪛠	𪛡	𪛢	𪛣	𪛤	𪛥	𪛦
njiij ¹	wə ¹	ɣie ²	lhjii ¹	rjur ¹	ŋjir ¹	rjir ²	ber ²
心	孝	音聲	軟	世	危難	與	值遇

孝心軟音，值遇世難

寫本與木刻本在「仁慈孝友」四字的對應處有不小的差異，兩種版本無一與漢譯文相同。關於這些差異的可能解釋，請見後文第四段的討論。

(三) 入法界品 卷七十三

漢文《八十華嚴》：

是時國王名曰勝光，時世人民壽一萬歲，其中多有殺盜婬佚、妄語綺語、兩舌惡口、貪瞋邪見、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婆羅門等。³¹

³⁰ 《俄藏黑水城文獻》22，312(17-11)。

³¹ T10, no. 0279, p. 399.

相對應的西夏譯文，木刻本如下，註釋中標示出與寫本的不同處：

𐵓𐵔𐵕𐵖𐵗𐵘𐵙𐵚𐵛𐵜𐵝𐵞𐵟𐵠𐵡𐵢𐵣𐵤𐵥𐵦𐵧𐵨𐵩𐵪𐵫𐵬𐵭𐵮𐵯𐵰𐵱𐵲𐵳𐵴𐵵𐵶𐵷𐵸𐵹𐵺𐵻𐵼𐵽𐵾𐵿³²𐶀𐶁𐶂³³𐶃𐶄𐶅³⁴𐶆𐶇³⁵𐶈
𐶉𐶊³⁶𐶋𐶌³⁷𐶍𐶎𐶏𐶐𐶑𐶒𐶓𐶔𐶕𐶖𐶗𐶘𐶙𐶚𐶛𐶜𐶝𐶞𐶟𐶠𐶡𐶢𐶣𐶤𐶥𐶦𐶧³⁸

兩種譯本差異不少，顯示兩種西夏譯本間可能互為不同版本。³⁹錄文中與關鍵句「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婆羅門等」相對應的西夏譯文，木刻本與寫本同為：𐶑𐶒𐶓𐶔𐶕𐶖𐶗𐶘𐶙𐶚𐶛𐶜𐶝𐶞𐶟𐶠𐶡𐶢𐶣𐶤𐶥𐶦𐶧。

𐶑	𐶒	𐶓	𐶔	𐶕	𐶖
wja ¹	mja ¹	·jjj ¹	mji ¹	wə ¹	šjj ¹
父	母	Acc.	不	孝	順

不孝順父母

𐶙	𐶚	𐶛	𐶜	𐶝	𐶞	𐶟	𐶠	𐶡
šia ¹	mē ¹	pho ¹	lo ¹	mē ¹	nji ²	·jjj ¹	mji ¹	bjuu ¹
沙	門	婆	羅	門	等	Acc.	不	敬

不敬沙門、婆羅門等

這段漢文經文與卷 68 之漢文經文幾乎無差，西夏譯文也與卷 68 之「𐶑𐶒𐶓𐶔𐶕𐶖𐶗𐶘𐶙𐶚𐶛𐶜𐶝𐶞𐶟𐶠𐶡𐶢𐶣𐶤𐶥𐶦𐶧」結構相同，僅用詞略有小異。漢文的「孝」字，在卷 68 譯為「孝/𐶕」，此處則作「孝順/𐶕𐶖」，比諸漢文多了一個「順」字；⁴⁰又動詞「敬」在卷 68 譯為𐶡，此處則選用𐶡，兩者都有「恭敬」之意。⁴¹

³² 「𐵱」在寫本作「𐵱」。

³³ 𐶂右側部件「𐶂」，在刻本中作「𐶂」。

³⁴ 「𐶃𐶄」二字寫本作「𐶃𐶄」。

³⁵ 寫本作「𐶆」。

³⁶ 寫本多「𐶈」一字。

³⁷ 寫本無「𐶋」字。

³⁸ 《中國藏西夏文獻》12，27。《俄藏黑水城文獻》22，316(20-10)。

³⁹ 此段兩種版本西夏錄文間的差異甚大，將另文討論。

⁴⁰ 「𐶖」字的對譯漢字很多，例如「法」、「形」、「勢」、「順」等，相關討論見林英津，〈論西夏語的𐶖「流」及其相關問題〉，《西夏學》，9（2014），頁316。

⁴¹ 佛經中相同的前後文，不一定要以相同的語詞來翻譯。同一位譯者在譯經的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安排。不同譯者也可能有相同的語詞選擇。這樣的情形是否與譯者不同有關，抑或刻意不選擇相同用字來翻譯，目前無足夠資料證明。絕大部分的西夏佛經都沒有標示出譯者，而是以皇帝為代表署名，能具體辨識出譯者差異的資料並不多。

(四) 入法界品 卷七十七

漢文《八十華嚴》：

應發如橋梁心，濟渡忘疲故；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應發如王子心，遵行教命故。⁴²

關鍵文句「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的西夏文對譯為：𐌆𐌇𐌈𐌉𐌊𐌋
𐌌𐌍𐌎𐌏𐌐。⁴³

𐌆	𐌇	𐌈	𐌉	𐌊	𐌋
wə ¹	gji ²	sju ²	njiij ¹	śjwo ¹	lew ²
孝	子	如	心	起、發	應

應發如孝子心，

𐌌	𐌍	𐌎	𐌏	𐌐
wja ¹	mja ¹	śjij ¹	wji ¹	lji ¹
父	母	順、依	為	也

順父母也。

這段西夏譯文的讀法，有助於理解與分析當時西夏人如何理解漢譯文的語意，將於本文第四段討論之。

(五) 入法界品 卷七十九

漢文《八十華嚴》：

或為輪王勸修十善，或為醫王善療衆病，或孝順父母，或親近善友，或作聲聞，或作緣覺，或作菩薩，或作如來。⁴⁴

關鍵文句的西夏文對譯為：𐌑𐌒𐌓𐌔𐌕𐌖𐌗𐌘𐌙𐌚，⁴⁵對譯如下：

𐌑	𐌒	𐌓	𐌔	𐌕	𐌖
tjiij ¹	wja ¹	mja ¹	·jiij ¹	wə ¹	śjiij ¹
或	父	母	Acc.	孝	順

或孝順父母

⁴² T10, no. 0279, p. 421.

⁴³ 《俄藏黑水城文獻》22, 336(27-8)。

⁴⁴ T10, no. 0279, p. 437.

⁴⁵ 《中國藏西夏文獻》12, 169, L8。《俄藏黑水城文獻》22, 349(17-9)。

𐵇	𐵈	𐵉	𐵊	𐵋	𐵌
tji ¹	neew ²	wji ¹	tjir ²	-	nji ¹
或	善	友	與	近、親	近；親
或親近善友					

西夏文本與漢文本一一對譯。「𐵋」字音韻不明，只能先存疑。

四、研究與問題討論

前段將漢譯本《八十華嚴》，與相對應的西夏譯文關鍵句一一列出，大致可歸納出兩種類型：

1. 「孝」譯為西夏語「𐵋」：「孝子」、「不孝父母」與「孝順父母」

此類對應，凡漢文為「孝」者，西夏語均譯為「𐵋」，西夏語與漢語用法相似，有當謂語用者，如卷六八「不孝父母」、卷七三「不孝父母」、卷七九「孝順父母」，這三句話事實上是同樣結構的動賓句，差別只在有無否定詞。另外也有當定語用者，如卷七七「如孝子心」，「孝」應該是修飾「子」的定語。這些句子都貼近漢譯本，也符合西夏語的詞序，沒有什麼特殊問題。

2. 有不同的譯法：

大多數「孝」都固定譯為「𐵋」，唯亦有不這麼翻譯的地方。此類翻譯如果不是誤譯的話，應該有別的原因所致，如卷七二「仁慈孝友」的譯文。

本文僅列舉了五處西夏佛經翻譯中的「孝」字，卻引出了一些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

(一) 西夏語譯文，仍保有本族語文的特色

西夏人在制訂西夏文字之後，曾經用西夏文字翻譯了不少漢文經典，中國正史明文記載的其中之一，就是《孝經》：

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⁴⁶

不只是文獻記載而已，西夏語《孝經》確實存在，也還有幾種版本倖存至今。如

⁴⁶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外國一／夏國上，北京：中華書局。頁13995。

黑水城曾經出土《憊𦉳𦉳𦉳》(重譯孝經傳)，英國也藏有同地出土的孝經譯本。紀錄孝道故事的書籍也有不少，例如《𦉳𦉳》(類林)、《𦉳𦉳𦉳》(聖立義海)，甚至有以「孝」入名的《𦉳𦉳𦉳𦉳》(新集慈孝傳)。「孝」無論是不是借自漢語的外來產物，對於西夏人而言，應不是陌生的概念。在西夏語的對譯資料中，曾經出現過「孝順」二字，例如《掌中珠》202有「𦉳𦉳𦉳𦉳」，譯為「孝順父母」。不只是《華嚴經》，西夏文獻中絕大多數的「孝」均固定以「𦉳」字對譯。可以確定的是西夏語文確已具備描述、表達「孝順」的用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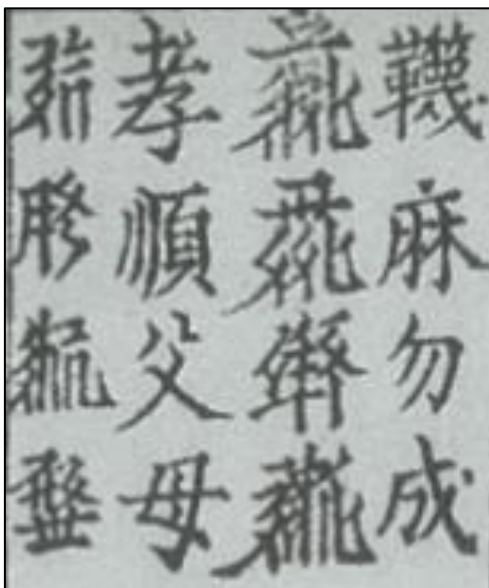


圖 1 《掌中珠》202 「𦉳𦉳𦉳𦉳」

雖然本文第三段的譯文中，可以看到西夏語文和漢語文的逐字對譯，好像一個蘿蔔一個坑，非常貼合漢語原文。然而，西夏佛經的翻譯，實非漢文文本的機械式轉譯而已。

例如卷七十七的「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所謂「發如孝子心」就是要「承順顏色」，觀察父母的表情、情緒，並做出合適的回應。西夏文並非無法依照漢譯文逐字翻譯出「承順顏色」一語，然卻將「承順顏色」譯為「𦉳𦉳𦉳𦉳」，意為「依照、順從父母的(要求)」。「承順顏色」是漢文化式的「孝順」方式，而「依父母要求」則是西夏人對「承順顏色」的詮釋。兩者之間確實有明顯的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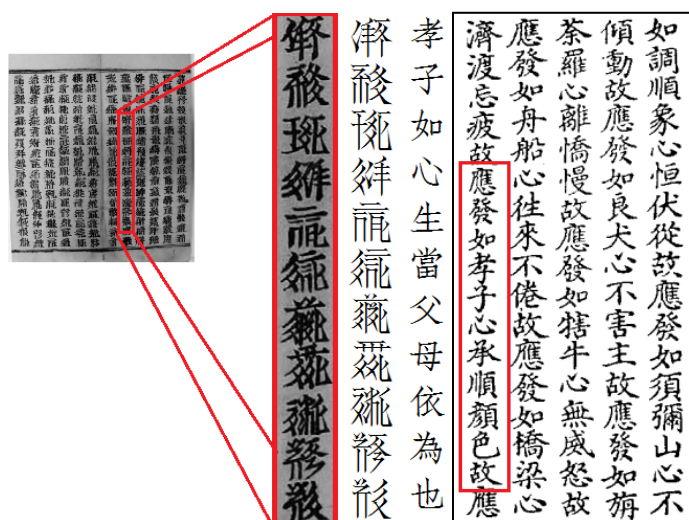


圖 2 [左]西夏文《華嚴經》卷 77 書影 [右]大方廣佛華嚴經（永樂北藏）書影⁴⁷

又如卷七十二例句中的「父母妻息。兄弟姊妹」這段話中「父母妻息」譯為「穉穉穉穉」，其實西夏文的逐字譯為「父母子妻」。妻與子並稱「妻息」，在西夏文中順序為「子妻」，與漢文相反。又如「兄弟姊妹」，在西夏文本翻譯為「孛孛穉穉/兄弟女妹」，並非誤譯。「穉」字確實為「女」之義，《掌中珠》204 有「妻眷男女/穉穉穉穉」，與「女」字相對應者即為「穉」字。西夏文並非無法譯出「姐」，《掌中珠》203 有「阿哥阿姐/穉穉穉穉」，確有可以對譯姐字的「穉」，已是明證。⁴⁸唯《掌中珠》同一行也出現過「孛孛穉穉」四字，對譯的漢文恰好為「兄弟女妹」。由此可見，很可能「兄弟女妹」這樣的說法是西夏文的固定用法，譯者並未全然遷就佛典漢文本，而扭曲西夏文的譯文。

（二）西夏語翻譯的不同版本

從前文的這些例句中，可以發現木刻本和寫本這兩種西夏文本間雖然大部分相同，但也有不少詞句互有差異。單就與「孝」相關的這些句例而言，卷七十二的差異在用字不同。卷七十三則更為複雜，除了用字有出入，還有字的順序改變，以及字的增加等不同情況。

以卷七二為例，寫本與木刻本與漢文本「仁慈孝友」相對應的西夏文字：木刻本為「穉穉穉穉」，寫本為「穉穉穉穉」。這四個字用字差異甚大，應該含有有意

⁴⁷ 圖左原頁面書影出處見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華嚴經卷七十七訳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81（2011），頁287。此圖製作以及解讀、對譯均為筆者製作。圖右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華嚴）永樂北藏本，第三十冊，頁523下。

⁴⁸ 相關問題比較複雜。西夏語的親屬稱謂，不是漢語親屬稱謂的翻版，兩者有相當大的不同，將另文討論。

改譯的成分，而非單純的誤寫或木活字選擇時的錯誤。⁴⁹西夏文華嚴經的其他卷中譯文，一般而言與漢文相當貼近，例如華嚴經卷一「仁慈祐物」的「仁慈」，就分別以一般慣常翻譯「仁」、「慈」的西夏字「𐌆𐌰」、「𐌆𐌰」翻譯之，這個詞例可以確定西夏語華嚴經是能逐字譯出「仁慈」的：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⁵⁰
dǝjwu ¹	njiǝ ²	ńia ²	·wu ²
仁	慈	物	祐

而卷七二的「仁慈孝友」卻在木刻本譯為「仁心和厚」，在寫本譯為「孝心軟音」。前者未譯出「慈」、「孝」，而後者除未譯出「仁慈」外，還多了不明來源，不知應該如何對譯漢文的「龍贖/軟音」。西夏文中一般將「慈」譯為「𐌆𐌰」，「孝」譯為「𐌆𐌰」，是非常常見的對譯詞，但這些常用字，在兩種譯本中竟然各有缺譯。特別是在這兩種譯本間，除此四字之外的譯文幾乎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單單這四個字差異如此之大，是很難簡單解釋的現象。

這兩種西夏文《華嚴經》的卷首，可以看到掛名翻譯者的西夏皇家御名，俄藏寫本為：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𐌆𐌰 51

這兩行稱號，也見於其他西夏佛經，西田龍雄將之譯為：

天生円能，重祿法古，國正皇太后梁氏賢譯
德成國主，福盛民正，明大皇帝嵬名賢譯⁵²

聶鴻音譯為：

天生全能祿蕃祐聖式法正國皇太后梁氏御譯，
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譯⁵³

⁴⁹ 如果只是單獨一個字有差異，是活字檢字錯誤的可能性比較大。而此處四個字都檢錯的機率比較小。

⁵⁰ 高橋まり代，《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研究》。頁39。

⁵¹ 《俄藏黑水城文獻》22，112。

⁵²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頁6。

⁵³ 聶鴻音，《西夏佛經序跋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1。

這是西夏惠宗（1068-1086 年在位）與其母梁太后的稱號，表示寫本的經文可能是在惠宗時期譯成的。而中國國圖藏木刻活字本經前的稱號則為：

齋齋齋齋齋齋 後續後續 勿駭駭駭 稱駭駭駭 駭駭駭駭 駭駭駭駭

相對應的漢文稱號見於黑水城出土〈聖大乘三皈依經〉，作「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⁵⁴此為西夏仁宗（1141-1193 年在位）的尊號。「效齋」為「御校」之意，表示仁宗時代恐怕並未重譯，而是加以修訂校正。⁵⁵無論從年代或內容，寫本與木刻本的內容之間顯然有先後的承襲關係，加上以皇帝為代表的卷首註記也提示了存在翻譯與修正的不同版本，既然寫本與木刻本版本不同，那麼之間的差異就有人為修改、更正的可能，有必要對這些差異進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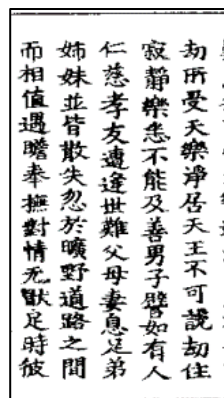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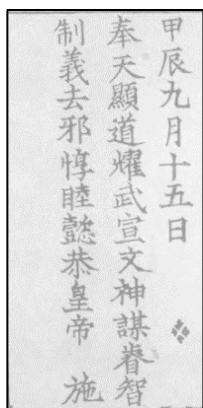


圖 3 〈聖大乘三皈依經〉卷尾施經記⁵⁶ 圖 4 金藏〈華嚴經〉卷七二「仁慈孝友」⁵⁷

卷七二的例句中，剛好在漢譯文「仁慈孝友」處有很大的不同，根據孫飛鵬對照西夏文《華嚴經》卷十一的研究，他認為很多西夏譯文與漢文的差異，來自現存所有漢文底本的訛脫，反倒是西夏譯文保存了早期漢譯文的面貌。⁵⁸那麼，有

⁵⁴ 《俄藏黑水城文獻》3，53。荒川慎太郎譯為「天に随い道を明らかにし，武を現し文を宣揚し，神謀，叡智(は)，義を制し邪を去らせ，惇く和しありがたく恭順させる皇帝(が)賢校(する)」。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華嚴經卷七十七訳注〉，頁153。

⁵⁵ 前人已對西夏佛經翻譯進行不少整理，關於這兩次不同時期的譯校已有初步認識，但其內涵不明的地方還是很多。例如為何要如此改正，以及翻譯、校正的程序為何，幅度為何，都還所知甚少。西田龍雄的華嚴經、法華經研究都有涉及，如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解題頁25。此外可參考聶鴻音，〈《聖曜母陀羅尼經》的西夏譯本〉，《寧夏社會科學》，2014：5（2014），頁86-90。

⁵⁶ 《俄藏黑水城文獻》3，53。

⁵⁷ 《中華大藏經》13，頁373。（影印底本為金藏廣勝寺本）

⁵⁸ 孫飛鵬，〈《華嚴經》卷十一夏漢文本對勘研究〉，《西夏學》，10（2014），頁76。

沒有可能卷七二西夏譯文的差異，只是忠實反映了所根據的某個漢文底本呢？亦即現行經文的「仁慈孝友」四字，其實在早期應與「仁心和厚」或「孝心軟音」之類的用語有關呢？

如果我們依據孫飛鵬文中的線索，找到最接近西夏譯文的漢文大藏經，當屬《金藏》。查現存《金藏》〈華嚴經〉卷七二，作「仁慈孝友」無誤。並無其他異文。

金藏如此，那麼有沒有可能西夏人當時見到的是一種早期譯本，與現行的經文不同呢？唐代慧琳國師撰寫的《一切經音義》，恰好曾經引用《八十華嚴》卷七二之中的「仁慈孝友」四字，作為撰寫音義的詞條之一：

仁慈孝友 《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煞，善惡含忍也。《爾雅》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友也。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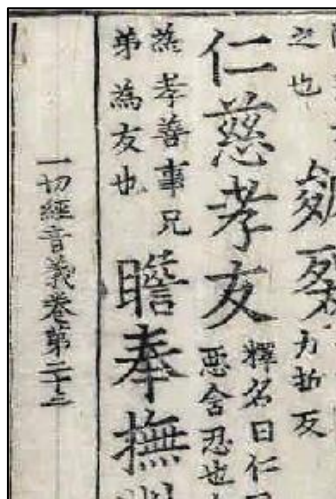


圖 5 《高麗藏》〈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仁慈孝友」條書影⁶⁰

這段話原出自沙門慧苑撰《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慧苑為法藏之弟子，而法藏曾參與實叉難陀翻譯《八十華嚴》的工作，因此慧苑所撰《音義》，其中引錄的《華嚴經》經文，或更能反映實叉難陀譯本的原貌。據此可知慧苑當時見到的《八十華嚴》中，正作「仁慈孝友」。此外，唐代敦煌寫經中，也有相關線索。法國國圖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藏 Pelliot chinois 2159 號經中文字，也作「仁慈

⁵⁹ T54, no. 2128, p. 454.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903。

⁶⁰ 《高麗藏》〈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第三十五張。

孝友」。⁶¹可以推測唐代的經文應該已經如此，並非早期經文有所出入。唐代譯本的佛經，在唐代流傳的本子中作「仁慈孝友」，元代以後的本子也作「仁慈孝友」，那麼宋遼金西夏時代的《八十華嚴》作其他譯文的可能性就相對比較小了。

如果西夏經文真的只有依據「漢文《八十華嚴》」的經文譯出，那麼目前已知的兩種西夏譯文版本為何如此奇怪地翻譯「仁慈孝友」？依照目前可得文獻無法圓滿解釋。有沒有可能西夏譯者曾經參考過其他版本的漢譯文呢？單就現存的三種《華嚴經》漢譯本而言，同一段話的內容也不盡然都一致：

六十：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仁慈至孝，遭世事難，遠離父母。⁶²

八十：善男子，譬如有人仁慈孝友，遭逢世難，父母妻息兄弟姊妹並皆散失。⁶³

四十：譬如有人仁慈孝友，遭逢世難，父母兄弟姊妹妻息內外宗親並皆散失。⁶⁴

「仁慈孝友」在六十華嚴被譯為「仁慈至孝」，沒有「友」字。因遭遇世間危難而喪失的親屬列表，從只有「父母」，到《八十華嚴》的「父母妻息兄弟姊妹」，甚至四十華嚴的「父母兄弟姊妹妻息內外宗親」，三者完全不同，清單越來越長。只能認為是底本就有差異，或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認知不同，增、刪了說明用語。至於「至孝」與「孝友」，涵義並不相同。「至孝」只有對父母而言，實行「孝友」的對象卻是包含善事對待父母與兄弟姊妹等非父母的親戚。

目前可見最早的西夏《華嚴經》譯本是惠宗時代譯成的版本，譯為「孝心軟音」：

𐽄	𐽅	𐽆	𐽇
njiij ¹	wə ¹	ɣie ²	lhjii ¹
心	孝	音聲	軟

譯文只提到「孝」並未包含「仁」與「慈」，以及對兄弟的「友（愛）」。「軟音」二字或許可以解釋為一種「待人友好」的行為，但就現有的資料而言，此譯與漢譯文之間的對照還是比較牽強，難以申論。無論如何，到了仁宗時代校訂時顯然是注意到這個句子的翻譯有問題，將其改成：

⁶¹ 此寫卷收錄者，恰好包含《八十華嚴》卷七二相應位置經文。筆者查閱所得。

⁶² T09, no. 0278, p. 743.

⁶³ T10, no. 0279, p. 394.

⁶⁴ T10, no. 0293, p. 767.

𐄎	𐄏	𐄐	𐄑
dǰwɯ ¹	njiij ¹	wəə ¹	wji ¹
仁	心	柔；和	親厚、友

雖然還是與漢譯原文「仁慈孝友」有出入，至少首尾多了能與「仁」、「友」二字對照的西夏字。前文已經提到，西夏文華嚴經確實有逐字翻譯「仁慈」的詞例，但「慈」在此處卻被翻譯為「心」，「孝」字翻譯為「柔」，為何如此，難以解釋。

筆者有一個合理的假設，當我將《八十華嚴》漢譯文「仁慈孝友」四字，逐一以最常對應翻譯的西夏字對譯之，結果如下：

𐄎	𐄒	𐄐	𐄑
dǰwɯ ¹	njiij ²	wə ¹	wji ¹
仁	慈	孝	親厚、友

可以從擬音見得，這個假設出來的文句「𐄎𐄒𐄐𐄑」[dǰwɯ¹ njiij² wə¹ wji¹]，與上文仁宗時代校訂本的「𐄎𐄏𐄐𐄑」[dǰwɯ¹ njiiij¹ wəə¹ wji¹]發音非常接近，僅中間二字有元音長短和聲調的差異。這種同音字/近音字混用的「通假」或「訛誤」現象大量出現在西夏佛經的舊譯與新校訂版之間。或許是西夏譯場翻譯及更定佛典時，譯師口述譯文，由筆錄者記下，並非由翻譯者親自執筆，才會發生這種以同音異義字或近似音字混入經文的現象。⁶⁵

至於惠宗譯本的「𐄐」字，在華嚴經中可對譯漢文的「軟、柔」，⁶⁶而仁宗校訂本的「𐄐」字在華嚴經中也常對譯為漢文的「和、柔、軟」，⁶⁷此二字在西夏文獻中也經常如同義複詞般連用。或許原先想寫的是「𐄐」，卻誤寫成同義的「𐄐」。而「𐄐」[wəə¹]疑似又是「𐄐」[wə¹]的誤寫。雖然仁宗校訂本將「𐄐」校改成「𐄐」了，但「𐄐」仍是一個有問題的通假字。有可能這一卷譯經時的筆錄者，根本把字形、發音都類似的「𐄐」和「𐄐」搞混了。

如果以上假設能成立的話，那麼西夏人翻譯華嚴經時，可能使用的漢文底本，亦作「仁慈孝友」。

⁶⁵ 新舊版本的差異有完全改字、平上聲調對轉、鬆緊元音對轉、長短元音對轉等幾種。案例可參見孫飛鵬，〈《華嚴經》卷十一夏漢文本對勘研究〉，《西夏學（第十輯）——第三屆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暨王靜如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專輯（下）》，10（2013），頁75-80。孫穎新，〈西夏文獻中的通假〉，《寧夏社會科學》，6（2015），頁152-154。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2016），頁154-157。

⁶⁶ 高橋まり代，《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研究》。頁1402。

⁶⁷ 高橋まり代，《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研究》。頁1261。

(三)「應發如孝子心」的相關問題

漢文《八十華嚴》卷七七有：

應發如橋梁心。濟渡忘疲故。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應發如王子心。遵行教命故。⁶⁸

這段話在三種漢譯本中，也出現如上一節提到的卷七二「仁慈孝友」一句之後的親友名單，在越晚翻譯的譯本中，其說明卻越來越長的現象。先看佛馱跋陀羅譯成的六十華嚴：

發孝子心。見善知識無厭足故。⁶⁹

當時只作「孝子心」，後面也沒有對父母行孝、承順顏色等內容。《八十華嚴》譯如本節開頭引文，將「孝子心」改成「如孝子心」，並出現了「承順顏色」這樣的說明語。而般若譯四十華嚴則用語更長一些，作：

汝應於善知識發如孝子心。承事供養順顏色故。⁷⁰

單就引文中《八十華嚴》的兩句話，很難看出「承順顏色」的對象是誰。結合六十華嚴以及四十華嚴，「承順顏色」的對象應該是「善知識」，六十、四十華嚴這兩部譯文不厭其煩地在每一種發心的前後強調發心的對象是「善知識」，而《八十華嚴》則是將對善知識的說明語，提前到所有數十種發心之前，每一種發心之後只說明發此心的原因。

既然是對「善知識」發「如孝子心」，那麼「承順顏色」或「承事供養順顏色」的行為就不見得能完全與對父母的「孝」相提並論。「承順顏色」既然是說明「如孝子心」的境界，理想上尚可視為趨近、類似西夏譯文所謂「依父母而為」。然而實際上從六十華嚴與四十華嚴的文句來看，「承順供養」、「無厭足」的對象都是善知識，而非父母。既然經文稱「如孝子心」，可能與單純的「孝子心」有些許區別，承順顏色的對象也不一定會是父母。在曾經引用《華嚴經》的經論中，相同的理解也見於〈大乘集菩薩學論〉的譯文（法護譯、日稱譯）：

⁶⁸ T10, no. 0279, p. 421.

⁶⁹ T9, no. 0278, p. 769.

⁷⁰ T10, no. 0293, p. 813.

善男子，是故親近承事善知識者，應如是作意。謂心如地荷負一切，無疲倦故。心如金剛，志願不可壞故。心如輪圍山，設遇諸苦無傾動故。心如僕使，隨諸作務不厭賤故。心如傭人，洗滌塵穢離憍慢故。心如大車，運重致遠不傾壞故。心如良馬，不暴惡故。心如舡筏，往來不倦故。心如孝子，於諸親友承順顏色故。⁷¹

此處「承順顏色」的對象並非父母，而是「諸親友」，並不是單獨對父母的「孝」。⁷²

不僅是佛教文獻，在古代漢語，特別是唐代的語境中，「承順顏色」也不一定只是對父母孝順而言，例如《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五有引用唐代皇甫枚《三水小牘》書中的一則逸文故事：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⁷³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卻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⁷⁴

這裡的女奴屬於近似婢妾、妾媵的身份，他對主人家的姻黨「承順顏色」，也不能說是對父母的孝順行為，而只能認為是對親長的尊敬順服。西夏文將「承順顏色」翻譯為「依父母而為」，不能說是錯誤，只能說是譯者選擇了與〈大乘集菩薩學論〉漢譯文以及〈六十華嚴〉不同的另一種解釋方向，或者可以說西夏譯者是按照字面，理解成字面上的意義了。

在《華嚴經》的三種漢譯文之間有此差異，不禁讓人想知道梵、藏文的對應經文在此究竟是什麼現象。藏文譯本對應的句子為：

དགེ་བའི་བཤེས་གཉེན་གྱི་ངོར་བལྟ་བུ་ལས་སུ་མཛངས་པ་ལྟ་བུའི་སེམས་དང་།⁷⁵

對待（視）善知識，（修念）如智慧子之心

是句第一個動詞 བལྟ་བུ་（修念）位於第一句句末。重點是「如孝子心」的對譯為

⁷¹ T32, no. 1636, p. 82.

⁷² 〈大乘集菩薩學論〉同時具有梵藏漢三種語文的版本，牽涉到不同版本與翻譯的問題，有必要深入探討。就連作者的身份，在漢藏雙語譯本間，即有不同，內容的對應更是複雜。我將另文專門論述相關問題。

⁷³ 繆荃孫校補本此處插注「陳元靚《歲時廣記》無『之』字」。

⁷⁴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2172。此處引用時曾對照了清光緒十七年《雲自在龕叢書》繆荃孫校補本。

⁷⁵ 德格本甘珠爾38-286b。

「*སུ་མཛོངས་པ་ལྷ་སུའི་སེམས་*」（如智慧子之心）。「*མཛོངས་པ་*」修飾「*སུ་*」（子），有「智慧」、「勇武」、「高尚」等多種正面意義，然都與親子間「孝」的意涵無關。

梵文〈入法界品〉相對應的句子則為：

सुपुत्रसमचित्तेन कल्याणमित्रमुखोदीक्षणतया

suputrasamacittena kalyāṇamitramukhodīkṣaṇatayā⁷⁶

以善子平等心，（因）觀善知識之面（故）。

suputra 意為善子 (an excellent son)，⁷⁷恰好相對應於藏文的 *སུ་མཛོངས་པ་*。samacittena 為 samacitta 的單數陽性工具格，samacitta 在藏文常譯為 *སེམས་ལྷོ་མཛོངས་པ་*，*སྣོ་མཛོངས་པའི་སེམས་*，漢譯為「平等心、心平等」，但 sama 為「相同」之義，對應藏文之 *ལྷ་སུ་*；而 citta 做「心」解，對應「*སེམས་*」，因此仍然可以對照藏文的「*…-ལྷ་སུའི་སེམས་*」，以及漢文的「如……心」。kalyāṇa mitra 為「善知識」，mukhaḥ 為 mukha 的陽性單數主格，相對於 *ཕྱི་རྒྱུ་*，udīkṣaṇatayā 為 udīkṣaṇa（瞻觀）加上後綴-tā 形成的抽象名詞工具格，對應於 *བལྟ་བ་*，表示原因。⁷⁸

梵文本就內容而言，最接近六十華嚴的漢譯文，但缺乏與「無厭足」之意。「善子平等心」指與「善子」相同、相等，如同「善子」般的心，「suputra」嚴格說起來不見得是「孝子」之意，經文中亦無「承順父母顏色」的相關內容。也就是說，漢文「孝子」很可能是漢譯者對梵本「suputra」（善子）的解釋，而「承順顏色」則可能是「對善知識奉獻」的另一種說法。⁷⁹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梵漢經文稍有差別，並不很貼切，但就古人而言，或許這樣翻譯才更適合當時的社會與語文現實。⁸⁰

⁷⁶ Vaidya, P. L., *Gaṇḍavyūhasūtram*.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p. 365.

⁷⁷ Monier-Williams, Sir 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tymologically and Philologically Arrang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gnat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9), p. 1228.

⁷⁸ 相似的句型還出現在維摩詰所說經 (Vimalakīrtinirdeśa)：upāyamaitrī sarvatramukhoddarśanatayā，(T 474, 528b5-6) 行善權慈一切現聞 (T 475, 547b28-29) 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 (T 476, 573a17-18) 修方便慈於一切門普示現故，藏文 (Kg ma 210a2) thams cad du sgo ston pa'i phyir thabs kyi byams pa'o ||。mukha 在此對譯為藏文的 sgo 與漢文的「門」，亦即「方法」之謂。前後文可參見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会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Vimalakīrtinirdeśa：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4)。

⁷⁹ 陳一標教授提出，「善子」是否也能解釋為「乖孩子」，進而作為類似「孝子」的一種概念。筆者認為可為一說。此類譯語反應譯者心態，複雜多變，將另文討論。

⁸⁰ 萬金川曾撰文提及佛經漢譯的策略問題：「這個異域文本所以能夠在漢地乃至東亞地區得到成功，在多數情況下，或許應該歸功於譯者們當年所採行的『歸化』走向的翻譯策略，雖然這種翻譯

從梵藏漢文的對照來看，漢文八十、四十華嚴的「應發如孝子心」、「汝應於善知識發如孝子心」，應該指的是發起「如孝子心」。若對照西夏譯文：

𐰇	𐰇	𐰇	𐰇	𐰇	𐰇
wə ¹	gji ²	sju ²	njiij ¹	šjwo ¹	lew ²
孝	子	如	心	起、發	應

「𐰇」字在西夏文獻中非常常見，在華嚴經中一般譯為「如」、「若」等字。其詞類如果依照《孫子兵法》8B的一個句子來看：

𐰇	𐰇	𐰇	𐰇	𐰇
njiij ²	zji ¹	wji ²	sju ²	kiej ²
日	時	動詞詞頭	如	成

明如晝日⁸¹

「𐰇」應該屬於動詞。⁸²「𐰇𐰇𐰇𐰇𐰇𐰇」可以分讀成「𐰇𐰇𐰇」、「𐰇𐰇𐰇」兩段：「如孝子，應發心」，但這樣讀起來不大對，「應發心」一句並沒有說明應該發「什麼樣的心」。這句的前一句如果同樣讀成「如橋梁，應發心」則問題更顯著，文句並不通順。橋梁本身不是人，是不能自主發心的，顯示這樣點斷可能不正確。

相對的另外一種讀法，則是將「如孝子」視為「心」的定語。「如孝子」此一定語子句之後接上被修飾的名詞。這種現象也出現於《孫子兵法》之中：

𐰇	𐰇	𐰇	𐰇	𐰇
·ju ¹	nja ¹	sju ²	gja ¹	mjiijr ¹
鬼	神	如	兵	士

鬼神之兵⁸³

孫子兵法原文的「鬼神之兵」，西夏人譯為「如鬼神之兵」，「如鬼神」作為兵的定語。同樣地「如孝子」可以修飾「心」。也就是說，應該發出的是「如孝子心」(𐰇𐰇𐰇𐰇)。若從漢譯文本本身來看，「應該發起『如孝子心』」也更符合漢語原文的詞序，可能

策略有礙於異域文化的真正引入。」。萬金川，〈梵本《維摩經》的發現與文本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正觀》，51（2009），頁143-203。

⁸¹ 林英津，〈夏譯《孫子兵法》研究〉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頁3-25-3-26。

⁸² 關於西夏文的「𐰇/如」，林英津認為是一個繫詞，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見林英津，〈試論西夏語的𐰇 sju²與𐰇 dzjo¹及其相關問題〉，《西夏學》，7（2011），頁137-147。

⁸³ 林英津，〈夏譯《孫子兵法》研究〉上，頁3-25-3-26。

是比較正確的讀法。⁸⁴西夏人在翻譯當時很可能也是這樣理解漢譯文的。西夏人比我們更接近古代中國，他們的翻譯有助於我們理解古人的想法，對於佛教文獻的閱讀，也能提供不少難得的對比資料。

從這個例子來看，華嚴經的「如孝子心」是《八十華嚴》翻譯後開始定型的概念，雖然「如……心」有梵藏文本的支持，不過對父母的「孝」就無法在梵藏文本中找到對應處。可以發現漢文佛經的用語，例如「孝」不一定是佛典中原有的東西。各種譯本之間有著複雜的對應關係，必須個案討論。⁸⁵

五、結論

漢文《八十華嚴》主要是在最後十二卷才有「孝」字出現，主要出現在〈入法界品〉。可能只是巧合，但或許也有特殊意義。可能關係到《華嚴經》原本的形成過程，或者因為不同時期、不同章節有不同的翻譯者所致。本文選擇西夏文華嚴經中的「孝」字作為切入點，只是於華嚴法海之一隅，掬一瓢為例。發現孝的概念在不同譯本之間有所出入，此一抽樣方法可以繼續應用在其他名義之上，用以觀察佛經翻譯的可能形成過程。

「孝」的觀念，人皆有之，不一定以相同的說法、方式或概念表現出來。英語的 *filial piety* 與漢語的「孝」之間的對應，也是文化交流之後才逐漸建立產生的共識。「譯本」本身就是一種對原典的「註釋」。翻譯本身，正是以自身文化觀照原典的投射。漢語的「孝」這個字，到了英語世界必須理解為「兒子的虔敬」(*filial piety*)；而「承順顏色」到了西夏語世界會被解釋為「依父母要求」，是一樣的道理。「孝」在西夏文大可都直接翻譯為「𠵼」，但當不翻譯為「𠵼」時，要怎麼解釋，就出現了可以討論的話題。相同段落有不同的翻譯方式，與西夏人在不同時期的重新譯經、修改過程有關。

⁸⁴ 漢語使用者很容易拆解並重組原文的詞序，來符合自己的理解與想像。相關研究見卞遷、崔磊、閻國利，〈詞素位置顛倒對漢語句子閱讀影響的眼動研究〉，《心理研究》，1（2010），頁29-35。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eds.), *Reading Chinese Script: A Cognitive Analysis*.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14). 這類腦中重組詞序的行為，是節省腦力的方便法門，不過其效度只能對一般容易理解的文章起作用，凡遇讀者不熟悉的題材或古文，正確率會大幅下降。

⁸⁵ 佛典本身的原文，也是經過撰寫整理的。從佛陀方言到經典梵文，本身也是一種「翻譯」。所謂佛經原文，其實是一種理想。不過現存梵本至少是在漢譯本之外，更接近佛經原語的文本。而翻譯的過程，有很多問題，牽涉到譯者的創造與「異化」。見廖桂蘭，〈翻譯與創作：邁向佛經翻譯問題的省思〉，《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1（2012），頁87-104。

胡語文獻的研究，就是藉由充分解讀文本，瞭解並重建胡人思維與心靈體會的過程：

夏漢對譯文獻的解讀，翻譯與再翻譯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解讀西夏語，同時也在閱讀西夏人如何理解漢語、漢人的文化。進一步，我們可以說，西夏語譯的漢文經典是檢視古代中國、建構上古中國語文的一扇窗子。嘗試根據譯本措辭用語，揣摩西夏譯者對古漢語、古代中國文化的詮釋。⁸⁶

佛典對西夏人的教育意義，恐怕不在《孝經》之下。本研究從西夏文華嚴經中，對「孝」的翻譯，嘗試分析以西夏為例的非漢民族，如何翻譯漢籍中孝順的概念，進而討論西夏人在翻譯經典時，如何理解華嚴經的義理。並且對照梵藏佛經，提出對經文文字的翻譯問題。

西夏佛經是否曾經參照不同的漢文譯本，整合而成？⁸⁷翻譯時有無同時或另外對照藏文的可能？⁸⁸其他佛經中的「孝」，又是怎麼翻譯的？一連串的問題，都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一切經音義〉T54, no. 2128。

〈一切經音義〉《高麗藏》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華大藏經》，第十三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永樂北藏》，第三十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T09, no. 027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027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0293。

〈大乘集菩薩學論〉T32, no. 1636。

《སངས་རྒྱལ་པལ་པོ་ཆེ་ཞེས་བྱ་བ་ཤིན་ཏུ་རྒྱས་པ་ཆེན་པོའི་མདོ།》德格本甘珠爾第38函。

Grinstead, Eric D., *The Tangut Tripitaka Parts 2-4 (Śāra-Piṭaka Series 84-86)*.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71).

⁸⁶ 林英津，〈西夏語文獻解讀與西夏語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14：2(2006)，頁106-107。

⁸⁷ 例如西夏語〈尊勝經〉就不是直接譯自特定漢譯本，見林英津，〈論西夏語𑖀 wji非指涉「佛」之實體名詞〉，《語言暨語言學》，10：1(2009)，頁162。另外還有一些佛經，其實是西夏人自行編著的，見聶鴻音，〈《金光明總持經》：罕見的西夏本土編著〉，《寧夏師範學院學報》，4(2014)，頁64-69。

⁸⁸ 西夏早期佛經翻譯詞語，有許多非出自漢語，而源自藏語的詞彙。見聶鴻音，〈西夏佛教術語的來源〉，《固原師專學報》，2(2002)，頁13-15。

-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eds.), *Reading Chinese Script: a Cognitive Analysis*.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14).
- Monier-Williams, Sir 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tymologically and Philologically Arrang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gnat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9).
- Vaidya, P. L. , *Gaṇḍavyūhasūtram*.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 Xing, Guan, " Filial Piety in Early Buddhism"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12 (2005), pp. 82-106.
- Горбачева, Зоя Ивановна,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Н. И. Конрада,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3).
- Кычанов, Е. И.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Т. Нисида. Изд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С. Аракава.,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 大正大学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会編，《梵藏漢对照『維摩經』*Vimalakīrtinirdeśa :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東京：大正大学出版会，2004)。
- 卞遷、崔磊、閔國利，〈詞素位置顛倒對漢語句子閱讀影響的眼動研究〉，《心理研究》，1 (2010)，頁 29-35。
- 羽溪了諦，〈大集經と佉羅帝との關係〉，《宗教研究》，新 11：5 (1934)，頁 1-14。
-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3。(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1977)。
-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吳國聖，〈華嚴經典中的「牛頭」：以于闐、漢、藏、滿、蒙文佛經譯本為主的討論〉，陳一標教授主編，《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合集. 2015-2017》。(臺北：華嚴蓮社，2018)，頁 O21-O24。
- 吳國聖，〈胡語文獻中的華嚴歷史(一)總論，梵、藏文篇〉，《萬行雜誌》361(2018-9)：22-25。
- 吳國聖，〈胡語文獻中的華嚴歷史(二)西夏、回鶻文篇〉，《萬行雜誌》363(2018-11)：12-16。
- 吳國聖，〈胡語文獻中的華嚴歷史(三)粟特、滿、蒙文篇〉，《萬行雜誌》364(2018-12)：11-15。
- 林英津，〈西夏語文獻解讀與西夏語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14：2 (2006)，頁 106-107。
- 林英津，《夏譯《孫子兵法》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
- 林英津，〈西夏語譯《尊勝經(Uṣṇīṣa Vijaya Dhāraṇī)》釋文〉，《西夏學》，8 (2011)，頁 23-61。
- 林英津，〈透過夏漢對譯語料測度西夏人的認知概念：從西夏文本《六韜》以鞞 tshji¹ ljuw¹ 翻譯「芒間相去」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0：1 (2009)，頁 93-132。
- 林英津，〈試論西夏語的𐽀𐽁𐽂𐽃「一生補處」——西夏語、漢語、梵文對勘〉，《西夏研究》，2 (2010)，頁。

- 林英津，〈論西夏語「不知云何作記」〉，《西夏研究》，3（2011），頁15-30。
- 林英津，〈論西夏語𐎧 wji¹非指涉「佛」之實體名詞〉，《語言暨語言學》，10:1（2009），頁161-172。
- 林英津，〈論西夏語的𐎧 lju¹「流」及其相關問題〉，《西夏學》，9（2014），頁298-320。
- 林英津，〈試論西夏語的𐎧 sju²與𐎧 dzjo¹及其相關問題〉，《西夏學》，7（2011），頁137-147。
- 林英津著，《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
-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日本藏西夏文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11）。
- 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2-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014）。
- 孫飛鵬，〈《華嚴經》卷十一夏漢文本對勘研究〉，《西夏學（第十輯）——第三屆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暨王靜如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專輯（下）》，10（2013），頁75-80。
- 孫飛鵬、林玉萍，〈英藏西夏文《華嚴經》（八十卷本）殘片整理及校勘研究〉，《西夏學》，2016:1（2016），頁60-88。
- 孫穎新，〈西夏文獻中的通假〉，《寧夏社會科學》，6（2015），頁152-154。
-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真鍋廣濟，《地藏菩薩の研究》，京都：三密堂書店，1987。
- 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華嚴經卷七十七訳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81（2011），頁147-305。
- 高橋まり代，《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研究 *The Tangut-Chinese Concordance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Nāma-Mahāvaiṣṭya-Sūtra Tangut Version*》。（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10）。
- 淨空法師講述、華藏講記組整理，《淨空法師說故事(二)》。（臺北：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不著年代）。
-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許生根，〈日本藏西夏文刊本《大方廣佛華嚴經》考略〉，《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4期（2009），頁102-104。
- 陳炳應，〈金書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物》，5（1989），頁92-93。
- 萬金川，〈梵本《維摩經》的發現與文本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正觀》，51（2009），頁143-203。
-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編，《中國藏西夏文獻 = *Tangut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China*》6-12。（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
- 廖桂蘭，〈翻譯與創作：邁向佛經翻譯問題的省思〉，《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1

(2012)，頁 87-104。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聶鴻音，〈《金光明總持經》：罕見的西夏本土編著〉，《寧夏師範學院學報》，4(2014)，頁 64-69。

聶鴻音，〈《聖曜母陀羅尼經》的西夏譯本〉，《寧夏社會科學》，2014：5 (2014)，頁 86-90。

聶鴻音，〈西夏佛教術語的來源〉，《固原師專學報》，2 (2002)，頁 13-15。

聶鴻音，《西夏佛經序跋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 (2016)，頁 154-157。

釋株宏，《雲棲法彙 竹窗三筆》。(南京：金陵刻經處，1897-1899)。

